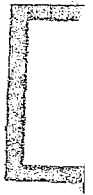


新式標點

世說新語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世說新語凡三卷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共分三文門記東漢至東晉軼事瑣語劉義慶為
宋武帝中弟道憐之子嗣武帝少弟道規汝水
初中襲封臨川王潛居研巷寬嗜慾好文義
為宗室之表官至南充州刺史卒諡康

世說新語目錄

德行第一

言語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學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識鑒第七

賞譽第八

品藻第九

規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悟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正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羨第十六

傷逝第十七

棲逸第十八

賢媛第十九

術解第二十

巧藝第二十一

寵禮第二十二

- 任誕第二十三
簡傲第二十四
排調第二十五
輕詆第二十六
假譎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儉嗇第二十九
汰侈第二十
忿狷第二十一
讒險第二十二
尤悔第二十三
糺漏第二十四

世說新語目錄

惑溺第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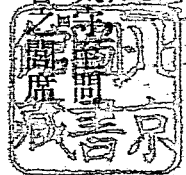
仇讎第三十六

MG
I242.1
49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問



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闕，庶

不暇煥，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註】●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闕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海內

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跼，超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鷄一隻，以

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籍，以雞置前，酌酒畢，請留即去，不見喪主。」●許敬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聽曰式。」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

爲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註】●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感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爲牛醫。」穎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齒有顏子，甯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蒲，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輒。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間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註】●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誠，卓屈伯彥。精蘆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備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註】●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楊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又：「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無隸役，乃使元方將車，季子持杖後從。長文尚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前。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註】●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萬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誼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白城皆圖畫。」●張瑤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鯤、濤、汪、爽、肅、敷。淑居西康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子是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註】●海內先賢傳曰：「陳誼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註】●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陳氏譜曰：「誼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甯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註】●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一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註】●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註】●傅子曰：『甯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嘗曰：『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註】●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郟人。魏司徒。」
●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旣以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旣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於母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註】●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鄆郡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至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慮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書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註】 ●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

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常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尙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稽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註】 ●康集叙曰：「到康子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稽本姓溪，其先避怨徒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問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稽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以濟冲，在襄城而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叙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立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註】●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瑯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爲掾。晉駿降，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爲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棋奕，而容貌憔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食米而食，然顛頓哀毀，不逮戎也。』」●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人，漢城陽景後王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爲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註】●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微，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

王戎云：『太保（祥）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註】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戎）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

【註】●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

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政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註】●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

劉道真嘗爲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註】●晉百官名曰：「劉覽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

十三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爲政最善，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註】●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率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爲達也。」

鄒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携兒子邁，

及外生周翼二小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翽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註】●鄒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鄒慮後也。少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爲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百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註】●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嘆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

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穀之皮邪？」

【註】 ●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

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爲光祿大夫。」 ●王又狀傳曰：「又字叔元，瑯邪臨沂人。時蜀新

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尙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楚國

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

之。」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

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羴

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興郡。

【註】 ●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

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積。」 ●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瑯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

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

以忠清顯。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

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畢復隨旅進道。質

帳下都督陰蓄糧_三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非人。遭_節，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註】●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

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隣，胡人失火燒車營_對。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嫗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道之所誣，胡厚德，攸遣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碎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蚤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儻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拘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孩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恆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恆與曹夫人併當箱。隨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籊，封而不忍開。

【註】●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聞。」●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詔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更一。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

【註】●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亂避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鼻，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楊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充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岫山中，同游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當害其生，甯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註】●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甲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探，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人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理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理之矣。」」

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與於楚朝。及長，爲楚令尹。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註】●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顓，汝南太守。恪，奄通有罪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安）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綵，在兄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註】●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真，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註】●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哀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碧，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冲默之稱。累遷江充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襖，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

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

【註】●劉尹別傳曰：「懷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謝公（安）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註】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曰：「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註】●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間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諱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甯可」

使婦無暉邪？范笑而受之。

【註】●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續晉陽秋曰：「韓伯字

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

【註】●獻之別傳曰：「獻之字子敬，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甯中，詔尙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王氏譜曰：「獻之妻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貧，眞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損其本，爾曹其存之！」

【註】●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說之，俄爲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爲憂，後許，故先出王恭爲北蕃荊州刺史。王悅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奮殷覲南蠻，以自樹。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註】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與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鬬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既憂感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

【註】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揚佯期降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於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前至，即日焚裘。

【註】●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問，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

●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康，有奇才，僞晉。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註】●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邁，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州都督，前將

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忱小字忱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遜，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饋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山松）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後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註】●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瑯邪人。叔父秦，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渡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臨海太守，吳斬首送之。」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

【註】●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掾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尙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尙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

【註】。●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漢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僧女，名秦姬。」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鄒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喪，知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廬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闕)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註】●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雅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爲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爲九江太守，爲魏武帝所殺。」●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污己，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汗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徐孺子(稚)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註】●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屬，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

「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蹶蹶。

【註】

續漢書曰：「孔融字文學，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

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一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註】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

世說新語 言語第二 二一

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實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願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爲世語云：婦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懸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滇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

「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僵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註】●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郢，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闓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闓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爲至公。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註】●荀爽，一名諱。漢南紀曰：「諱文章，典籍無一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春秋傳曰：「祁奚爲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抱爲「漁陽摻搥」，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註】●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常戲，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搥」，踞地來前，躡蹀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妙慨，知必衡也。既度，不

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衛便止，嘗武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屢擊鼓，搯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衛，衛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搯搯，乃自衛造也，為黃祖所殺。」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傳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

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

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

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

（許由）父（巢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

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

也。」

【註】●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

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

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

師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中卒時年三十八。」●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

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善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適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犢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窆。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贖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可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辯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溼。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古史考曰：「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

千鈞，四千匹。」

劉公幹以失敬羅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註】●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甯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問，乃收楨滅死輪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輪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尙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卡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願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二，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註】●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

〔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甌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註〕 ● 魏本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處，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 ● 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字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 ● 文章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 ● 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夫，如母存焉。」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註〕 ● 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

稽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機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註】●嵇紹趨至殺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煥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遂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鬚鬣不多，開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筭，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嚴尤三將殺曰：「白起，平畔原，勸趙孝誦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灑池之倉，臣察武安君小頭，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

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註】●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母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諡景王。」●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爲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爲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註】●魏志曰：「艾字七載，隸陽人。少爲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爲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爲衛瓘所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

稽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猶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註】●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虛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因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

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美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可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註】●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字，咸熙二年受魏禪。」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註】●荀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顛所害。」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註】●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瑯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

孟津之河，盈握之壁，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註】 ● 洪集錄曰：「洪字叔門，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濬嘗書曰：「洪本至松滋令。」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戎）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註】 ● 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瑯琊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中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麗通理稱。仕至太尉，爲石勒所害。」 ● 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業州記曰：「頠弘治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毅，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爲趙王倫所害。」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嶽巍以嵯峨，其水渾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註】 ●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 ● 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郡人也。」晉陽秋曰：「楚驍騎小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爲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爲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

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註】●虞預，晉書曰：「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萼羹，但未下鹽鼓耳。」

【註】●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從二備。」」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看作郎，至平原內史。」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瘡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瘡？」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瘡耳。」

【註】●俗傳行瘡鬼，小多不病，巨大。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瘡，大將軍反病瘡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

【註】●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榮）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

【註】●朱鳳晉書曰：「帝諱勰，字景文。祖伯封琅邪王，父恭王瑋，嗣常襲爵爲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卽皇帝位。」證法曰：「始建國都曰元。」

庾公（亮）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註】●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巋然，儻不取燥也。汝南賈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爲王敦所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顛）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註】●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徒創今地。」●丞相別傳

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
●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其公鍾儀獻晉景公。觀寅府見而問之曰：『南無而繁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
「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度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註】 ●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攢，太尉。父恆，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資標令。陳郡謝幼與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在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資，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註】 ●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麟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 ●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

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爲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

會稽賀生，（賀循）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秀。

【註】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劉琨雖隔閩寇戎，志存本朝，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阡雖衰，天命未改，吾立欲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

【註】 ●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爲并州刺史，爲段日磾所害。」 ●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類顯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歸元皇受命，中興，慨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改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遊，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

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註】 ●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歔。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司徒承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註】 ●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 ●合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 ●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且到公車泥首謝罪。」

郗太尉（鑿）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註】 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際不從。」

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註】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上，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適適。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晉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家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家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顛）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註】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俯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註】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繪者為圖此象。』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王敦）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

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

【註】● 孽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爲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以乃左遷隨郡內史。」

● 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 梁闕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註】●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辭。廢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嗣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註】●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

●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 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

【註】●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

師有聲，潛遁草澤間。石勒雖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囀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登，號大和尚。自知終日，潤棺無屍，唯袈裟法履在焉。」
◎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塞旗，勒死，誅勒諸兒，幾位。」
◎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遊，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鯁）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少年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註】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鯁之子也。齟齬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嗟之，尚號叫極哀，或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憾。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爲德音。

【註】陶氏叙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概，網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甯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諡桓公。」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椽）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

朱門，貧道如游蓬戶。」或云下令。

【註】●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

遜盛為庾公（亮）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註】●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註】●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薨卒。」●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盛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款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

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誦詞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亦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懌。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註】●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爲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註】●法暢氏族所出未詳，暢著人物論，自叙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爲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註】●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郡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

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義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皋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大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鍾鍾期也。夔，舜樂正。

何驃騎(充)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註】●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袁宜乘朝政，袁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袁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袁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吳，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

【註】●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義證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溫)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註】●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爲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感諫以浩爲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尙書左丞。」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迺嘆曰：「旣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爲中書，在直，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嘆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註】●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爲海西公。」

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續晉陽秋曰：「帝外歷疆臣，愛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桓溫）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時人以爲能。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註】●濠，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甯曳尾於塗中，甯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甯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甯曳尾於塗中。」

謝太傅（安）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

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桓恐兒輩覺，故欣樂之趣。」

【註】●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廩所賞。善草隸，遷累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註】●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人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自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註】●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事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簡文）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斂，極相讚悼。羊權為

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紱，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於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註】

●羊秉叙曰：「秉字長達，大山平陰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

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齟齬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聞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渾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嘆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羊氏譜曰：「璠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

王長史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註】

●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父佐，北軍中

侯。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適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註】

●荆產，王徽小字也。王氏譜曰：「徽字幼仁，琅邪人。祖父父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徽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

【註】●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騶，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註】●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纒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註】●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

●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爲秦孝公相，封於商。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

笑樂，卽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註】 ●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凝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絕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 ●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氏吏曰：「不須防備，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靈，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註】 ●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丞，清淡平遠。父述，真賞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韓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中興書曰：「伏溜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 ●潛集載其論略曰：「潛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葵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爽，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默，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卽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鄒康成，周孟玉，劉祖榮，陶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仲謀，劉公山玉，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

士有才德者，由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鷄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風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之僚屠羊說之，不爲利回，魯連仲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廟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尙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父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註】●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於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淩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註】●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簿爲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爲援，頻泄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藩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爲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卽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適。」子姪未之許，公嘆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註】●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常，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往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註】●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

謝中郎經曲河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河游。」謝曰：「故當淵注滄著，納而不流。」

【註】●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

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安）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註】●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註】●道季，庾蘇小字。徐廣晉紀曰：「蘇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至丹陽尹，兼中領軍。」●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嘆不被遇殷揚州（浩），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註】●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部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註】●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謝因此得終坐。

【註】●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愷，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阿鄒，崧小字也。

袁彥伯爲謝安南（奉）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註】●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追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甄嘗奉揚仁風，譽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那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柔）時，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註】●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

桓征西（溫）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願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註】●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汝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繡帷，月朝十五日，飢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

【註】●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莫不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註】●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初爲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註】●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降，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爲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慧，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胤）難苦問謝，謂哀

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註】●續晉陽秋曰：『甯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耽請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註】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尋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支）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註】●王珣遊嚴陵瀨詩叙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

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鷓鴣革響，淳醪養性，人無嫉心。』

【註】●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苻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爲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註】●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

毛伯成既育，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註】●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註】●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轍。』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

太清邪？」

【註】●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宰。爲桓玄所害，贈丞相。」●續晉陽秋曰：「謝安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卽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阿甯異謀，云是卿爲其計。」謝曾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註】●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阿甯，王恭小字也。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

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答曰：「故官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義，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註】●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妖而浮。」

【註】●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註】●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 ●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降，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生載。」時人善之。

【註】●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爲咨議參軍。時王謐見而親下，親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與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註】●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祕書郎。靈運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長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

世說新語 言語第二

矣！子修心守真，遠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更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必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疆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賞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註】袁宏漢紀曰：「實爲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

願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註】●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稽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踴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海剔，剔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

【註】●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爲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榮陽人。祖勳，尚書左丞，父藩，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意。

【註】●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爲晉律。嘉贈太宰。』●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緇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山濤）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

【註】●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又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爲賈充所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敍所懷。充以爲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註】●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

於濤。」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註】●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母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註】●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致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

成帝在石頭，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起，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兒思妣（永）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爲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註】●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

後，隨蘇峻作亂。」
●雅別傳曰：「雅字彥胃，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晉陽秋曰：「超字世臨，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徽，爲琅邪國上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
●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領中軍父猛，唐部郎。」

王丞相（導）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

姓任（顛）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

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並權。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註】●陸玩別傳玩：「曰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丞相（王導）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
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

饋

陶公（侃）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敕鮪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起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饗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饗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曰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饗於是止。

〔註〕 ●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 ●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 ●范汪棋品曰：「饗字道真，任至郡功曹。」 ●秦別傳曰：「秦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

王（濛）劉（晏）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

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溫）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

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梢雲眼，下拂地足！』

意譏不著，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註】●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大，百姓安之。』●式，桓歆小字

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

機，那得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厥），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相諍致

治。』

【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

殷皓始作揚州，劉尹（羨）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樸，人問其故，答曰：『

刺史嚴，不敢夜行。』

【註】●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滎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

中軍將軍。謝公（安）時，兵廝逼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摻索，謝公不

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王大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卽奏。

【註】●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道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王東亭與張冠軍（玄）善，王旣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註】●續晉中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迫，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註】●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媼於待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纔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雖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融自叙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

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

鄭玄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註】●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尙書郎九江太守。』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箠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敍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註】●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爰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

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註】●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尙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

何晏爲吏部尙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註】●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傳嘏所知。吏部尙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又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病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嘆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

【註】●永嘉流人名曰：「徵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註】●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 ●彙別傳曰：「彙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彥少子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

裴成公（頤）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

【註】●晉諸公贊曰：「頤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惠帝起居注曰：「頤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註】●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廣）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礮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曰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註】●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註】●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音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註】●夫藏舟潛住，交臂恆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儻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註】●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遂相與爲友。

【註】●名士傳曰：「玠，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儻石之儲。妾如也。玠邪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大尉（衍）女，婚後二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

【註】 ●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
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恆爲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註】 ●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領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爲豫章太守。王敦引爲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大常。」

舊云王丞相（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註】 ●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慳，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蟲箸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窗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無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不可養生哉？」
●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殷中軍（浩）爲庾公（亮）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溫）王長

史(滌)王藍田謝鎮西(尚)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嬖如生母狗警」

【註】●王述別傳更「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箠瓢隨巷晏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裕)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註】●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

褚季野(哀)語孫安國(盛)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鏡日」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註】●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旛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註】●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註】●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

殷中軍（浩）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註】●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印色論」，論成，示王中郎（坦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釋】●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不見？」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支共載往，王許，

王郤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人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註】●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說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挫折。王遂大屈，許復執君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註】●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奔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

林道人詣謝公（安）東陽（朗）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

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簡文）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拊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辦其理之所在。謝車騎（玄）在安西（奕）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早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敍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殷以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註】●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尙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

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返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勦，以爲名通。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蠱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蠱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

殷(浩)謝(安)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名通。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註】●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藍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

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文簡）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玄）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賢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臧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率，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註】●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爲懷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二明同歸，正異名耳。』

【註】●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一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心通、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訶）謝（安）盛德，共集王（濛）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道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斂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既自難于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註】●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揜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劔，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

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誡孔子。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簡文）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千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嘆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眞長，孫意已不如眞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纔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註】其論略曰：「聖人知觀氣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善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擊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謝曰：「故當是

其妙處不傳。」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註】●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九七覺之聲。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嘆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殷曰：「易以感爲禮。」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

【註】●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鑿淹遠，高悟冥蹟。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獄。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焚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尙在，殷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註】

●字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瑛，邪王訥之女。字僧首。」●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瑛，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

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氏譜曰：「仲堪娶瑛，邪王臨之，女。字英彥。」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

提婆初至，爲本亭第講阿毗曇，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

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弟子都未

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

【註】

●出經叙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僞朗有深鑒。」●佛經名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嘆才思轉退。殷云：

「此乃是君轉解。」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

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

色。

【註】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

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雜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卽位，封鄴城侯。后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无懼。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

【註】●袁氏世紀曰：「華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華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華）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註】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后數年疾終。」●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霸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嘆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享家存教，豈我居不下鄉，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鄰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惰日。武帝

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註】●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鷄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註】●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註】●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岳家風詩，載可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懷然增伉儷之重。」

【註】●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

【註】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郡王爲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廣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鄜杜閒。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乘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註】●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

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註】●晉陽秋曰：『歎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歎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註】●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瑗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譽，足參上流。其詩賦諷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頹索，縱情媿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恆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儻」，以「亮」爲「潤」云。

【註】●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逸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

二京，四三部。」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註】●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桓溫）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賤亦云：「不過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註】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那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孫太傅（安）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註】●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王王）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註】●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闢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闢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無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簡文稱許據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

「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註】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懷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諡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袁虎少貧，賞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

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

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太相賞得。

【註】●虎，袁宏小字也。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

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註】●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梅，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

謝萬作「六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註】●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厥，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事推袁。」

【註】●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邇流風而獨寫。」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袴，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註】●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護國人也。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

獐耳，彥伯遂以著書？」

【註】●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寶，為中朝名士。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事曰：「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

【註】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期。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塵散朗，或慘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滋然而止。」一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殷仲文天才宏瞻，而讀書不寄廣博。亮歎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表豹，才不減班固。」

【註】●丘淵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續漢書曰：「向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註】●中興書白：「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註】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桓玄常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詠。」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詠以之成。

桓玄初并西夏，袖荆江二州二府一國，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卽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賤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滄蓋。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源。」桓見賤，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卽用爲記室參軍。孟昶爲劉守之主簿，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註】①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遁，征爲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經死。」

方正第五

陳太丘（實）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註】●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羣，徵聘不辭，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安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門位，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

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處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註】●魏志曰：「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遂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何邪？』遂自殺。」●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毘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誘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註】●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於荊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註】●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譙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亭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邪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

之交，玄被收時，統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夏侯初泰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木母前宴飲，本弟鸞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註〕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晉陽秋曰：「鸞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譽謬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司馬文正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註〕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鄴縣高貴鄉公，好學，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卽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仙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仲業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髦，刃出於背。」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不可。」

秦曰：「世之論者，以秦方於舅，今舅不如秦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侍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買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秦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註】●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道，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稱世祖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醜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顛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見勗，勗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

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覲。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覲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覲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

【註】●晉諸公贊曰：「覲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雖正有才望，仕吳爲右將軍大司馬。吳亡，覲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王妃覲之姊也，帝後因覲在姊閒，往就見焉，覲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橋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覲紹覲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儻爽，恐不能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它人能令親親，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

【註】●晉諸公贊曰：「齊王常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尙爾，况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杜預之荊州，顧七里橋，朝士悉祖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

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註】●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幾，魏太保。父恕，幽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八王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傅，與駿同誅。」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亦有裴叔則、羊禰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旣而俱還。杜許

【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禰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卽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註】●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山公（濤）大兒著短帽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註】●晉諸公贊曰：「山諡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向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今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頸，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註】●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旗、董艾等共論時宜。旗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

當料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註】●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悉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爲長沙王所誅。」●齊王官屬名曰：「旗字虛煥，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執威權，問敗見誅。」●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艾爲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註】●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尙書琰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尙書郎。」●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島，號神君，累遷丞相。」●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尙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琰威衆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尙書。」●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將墓，充先冬至。」

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鹿，舉弓而射，即中之，鹿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僕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者君，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獻歌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

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中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惱。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積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旋。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輿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交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卽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妹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箬棺中，今視卿，甚似，得盃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註】 ●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夷甫）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小，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註】●中興書曰：「鄧太后字阿春，榮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彭恢兒，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袁兒婚。」及恢亡，遂婚。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註】●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名，稱為明賞。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人葛恢次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榮陽太守，娶河南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永嘉流人名曰：「袁字幼父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袁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謝氏譜曰：「袁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娶斂無厭，以譏當世。」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濂）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

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顯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綏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顯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爲從事中郎，因事誅嵩。●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爲吏部尙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尙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日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辟易於戶側，旣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興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註】●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尙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擊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王合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顧孟箸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

【註】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驍騎參戎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騎郎。蚤卒，時爲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寄廷尉令收，因欲殺之。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庭伸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

【註】顯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爲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顯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顯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者乎？處仲狼狽而強忍，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使勇士路戎等益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恆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鬥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大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

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註】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顯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顯避難。顯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吾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註】●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十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豈得活邪？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

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羣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註】●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蘇子高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坦）為丹陽。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

孔車騎與中丞（孔羣）共行，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註】●孔愉別傳曰：「子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于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

佩馬累遷尙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鄙明日豈可復屈邪？」

【註】●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

【註】●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尙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慙色。

【註】●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儉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卽位年二十二。」

○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日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

焉。」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

【註】●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奕，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范汪棋品曰：「彪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冰）爲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桓大司馬詣劉尹（眞長），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廋、公周旋。」

【註】●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廋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時，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

『自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王述轉尙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

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

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孫興公作度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度，道恩、度見，慨然送還之曰：『先

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註】●道恩，廣義小字。徐廣，晉紀曰：『義字叔和，太保亮第三子，拔尙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嘆曰：『吾將負仲祖！』於此

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訊簡，都無言。宣武

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註】●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珽，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

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不可與作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

語。『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註】●胡奴，陶範小孟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

阮光祿（裕）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阮亦知

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劉尹時為會稽，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註】●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石將軍。」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註】●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襄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高湘境，取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之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尉長沙，相，靠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仕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

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嘆曰：「此復何異王莽時！」

【註】●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勑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而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註】●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榜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簿。

【註】●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思曠）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

【註】●徐廣晉紀曰：「孝武甯康二年，尙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尙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懸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勸其意，王解其旨，正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甯可使事者，其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嘆曰：人自量固爲難。」

【註】●盧奴，江歆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歆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彰，僕射。並以義正器

素知名當世。歎位內小簡，退箸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
以假人！』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
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註〕●中興書：『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

（忱）

先不相識，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張因正

坐歛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
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
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王無愧色。

〔註〕●王氏譜曰：『王坦之妻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卽甯妹也。生忱。』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嘆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註】●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

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密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

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師。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棊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導）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志因曳還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門將故耳）

【註】●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爲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率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婆千萬，隨公所取。』

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心！』

【註】●晉陽秋曰：『劉與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爲范陽王矯所昵，矯薨，主傳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 ●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尙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註】●晉諸公贊曰：『遜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顧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說，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求，吾角巾徑還烏衣，何所稍嚴？』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

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頗兩小簾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註】●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峻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僞異。累遷侍中吏部

尚書廣州刺史。」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在牀便哈臺，大駭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註】●晉百官名曰：「許璜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璜祖豔，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璜仕至吏部侍郎。」●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驥驥也，必與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註】●庾氏譜曰：「會字會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僧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僧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註】●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葺土爲塘，因以爲名也。」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註】●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宴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註】●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額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

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嗣字道安，泰山人。」文字志

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

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註】●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贖，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蟲，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蟲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註】●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拖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安。

【註】●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橋二弟奔溫嶠。」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翼便爲於道開鹵簿。

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庾氏譜曰：「翼妻高平劉綏女，字靜女。」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

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註】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

角鼓，譟部伍，驚馳。溫、陽駭異，喻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薈不自安，遂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論者以劭為優。

【註】●劭嘗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曠。大司馬桓溫稱為鳳雛。累遷

尚書僕射，吳國內中。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吳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飄免希官，遂奔於暨陽。初郭璞筮泣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情聞希難逃。海陵後還京口，娶柔事敗，為溫所誅。」

桓宣武與鄒超、芟夷朝臣，條牒患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

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註】●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選，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註】中興書曰：「安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

桓公（溫）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常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註】●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於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按宋明帝文章

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毀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於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註】超得龍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禱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註】●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

●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脩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註】●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

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水食脩學。爲慕容俊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註】●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註】●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註】●續晉陽秋曰：「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棋。夜還，乃處外，少曰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作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屬萬端，牛馬騶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註】●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續晉陽秋曰：「猷之雖不脩賞賈，而容止不妄。」

苻堅遊觀近境，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常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珉）謝車騎（玄）共王小奴（蒼）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

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磻耳，何敢譸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註】●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註】●續晉陽秋曰：「珉，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

一栳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註】●文士傳曰：「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束」。氏，皙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爲辨賦諸文，文甚俳諢。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羊綏弟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尙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註】●益壽，謝混小字也。●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

識鑒第七

曹公(操)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爭，撥而理之，非君乎？』

然君實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註】●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好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子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曹公問裴潛曰：『卿曾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慮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讒，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

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註】●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膺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戚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還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顯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露聲名于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于颺，颺不納也。颺友人荀爽，有清識遠志，然猶勸颺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于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濤）謂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遺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註】●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甯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官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竹林七賢論曰：「永甯之後，諸王構禍，狹虜坎起，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瞻瞻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敝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

【註】晉陽秋曰：『夷甫父，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而，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富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註】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于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

【註】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

原在平人師歡家傭。耳恆聞鼓角聲。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長類鐵騎之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晒之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爲左前督。桑敗。共推勸爲主。攻下州縣。都于襄國。後僭正號。死。諡明皇帝。○鄧粲晉紀曰。勸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鄧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鄧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衛特）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

【註】晉諸公贊曰。璿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傳縱極貴重之。謂之甯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

【註】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詡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註】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問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

【註】 ●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朋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註】 ●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爲掾，後作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敦）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既而忘之，以爲南郡。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註】①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嘉，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
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

周伯仁每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註】②鄧石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與慙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註】③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④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雍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顯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慷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尙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爲北中郎將，荊州刺史，尙書僕射，出爲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亮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裒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矚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註】 ●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鄖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哀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爲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箸嘉坐。嘉還卽笑，四坐嗟歎。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

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

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註】續晉陽秋曰：「達善圖畫，窮巧丹青也。」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浩）殊有確然之志。既

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赴，當如蒼生何？」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邪？」

【註】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

小庾（翼）臨終自表，以子園客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

桓溫、劉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註】園客，爰之小字也。庾第譜曰：「爰之字仲眞，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

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

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爲從軍

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算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

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註】●華陽國志曰：「李劼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賔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印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註】●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妓，嚮持遊肆也。」

鄒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功。」玄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註】●車頻奏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苻，言己當王。應苻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皆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_特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爲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卽拜爲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書曰：「己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註】續晉陽秋曰：「玄謙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

褚期生少時，謝公（安）甚知之，恆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

【註】●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爽之孫，秘書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傅亮兄弟也。

【註】●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道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恆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註】●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識機裁，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台，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嘗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註】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註】●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註】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潁潁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颯颯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審，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註】●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爲豫章從事。』●汝南先賢傳曰：『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尙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恆撫髀辨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曹，黜姦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

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潁陽長，棄官還，副軍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乘持潁格，豈可以吾與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池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印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註】◎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憫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甯，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謝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河戎了了解人意。」謂「斐公子談，經日不竭。」吏部

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註】◎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王濬沖，王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

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註】●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愷，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選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諡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楷）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一日

『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

曆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羊公（祐）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滅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滅顏子！』

【註】●晉諸公贊曰：『奕字太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奔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寶，莫知名其器。』

【註】顏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

【註】●羊氏譜曰：「繇字堪甫，泰山人。祖積，漢太尉，不拜。父祕，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治，式亮，悅也。」

山公（濤）舉阮咸為吏部郎，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註】●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儔，莫識其意故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註】●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護，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註】●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散茂，皆總角見稱，并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官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註】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懷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儻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榮，名騎無以過之。海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漑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註】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冲，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昶

喪居裏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

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踏，其僞識天才乃爾。」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脩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獲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謝之曰：『吾之不足畫籌，如在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

○晉陽秋曰：「濟有人偷鑿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湛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

裴僕射，（顧）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

【註】 惠帝起居注曰：「顧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註】 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元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

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澹閑默，以墳典自誤，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案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匿。」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蔡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展）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儒父。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徊徘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繪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幘，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

【註】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試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儒父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評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清氣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鳴字威伯，吳郡人，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信雅有俊才，容

貌壞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揚鳥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爲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粵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眞長祖也。相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孫與刑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刑」。

【註】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貴稱。」 ●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太宗正生孫。」八王故事曰：「孫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 ●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壯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尙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註】 晉陽秋曰：「尙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子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鷹雲霧而視青天。』」

王太尉（衍）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廣）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

【註】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歎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註】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歎謂象曰：『卿自是當世人才，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註】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註】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興，或曰：『興猶鴆也，近將汗人。』太傅疑而禦之，興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廩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潛

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滂濬，以博學為名，裴逸強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濬大才，逸濬才也。」」

林下諸賢，各有備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疎通高素；威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令叔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註】 ●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 ●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渙等齊名，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 ●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 ●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齒，位至御史中丞。」 ●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 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糠食，而肥愈甚。」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註】 ●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

【註】 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遂

不逮，朝野失望。及舊評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僑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

【註】二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真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嵒延神，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

【註】●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于祿求餐。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秋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

王公（導）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歆）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劉

王喬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

【註】 ●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 ●曹嘉

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箏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土龍住東頭，土衡住西頭，土龍為人，文弱可愛，土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

王長史（濛）是庾子躬外孫，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潏然，我已上人。」

【註】 ●子躬，字嵩兄也。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州庾琮之女，字三壽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註】 名士傳曰：「數不為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

【註】 晉陽秋曰：「數頽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

【註】 ●虞預晉書曰：「遜字士稱，范陽道人。豁蕩不脩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遜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

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慷慨以中原為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濟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闖河南。石勒為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先生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為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

【註】名士傳曰：「敦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敦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

【註】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敦）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遂，最是臣

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使作便）過，不知使負實。」

【註】王遂別傳曰：「遂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

舒遂並敦從弟。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彝）以問周侯（顛），周侯曰：『可謂卓

朗。』桓公曰：『精神淵箸。』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

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註】●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於時謝鯤

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佳。』

【註】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

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

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卜望之之峯距。』

【註】●虞預晉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爲王敦所害。贈

左光祿大夫，僉同三司。」
●卞壺別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粹，大常卿。壺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譏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與等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日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
●語林曰：「孔坦爲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鴛鴦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

大將軍（王敦）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註】●按王氏譜，義之是敦從父兄子。
●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爲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

【註】晉陽秋曰：「顯正情巖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日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准之子，位望殊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註】●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會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黨，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送縱酒不以官事規責，消搖卒歲而已。成郡王知淮不治，

猶以其名士，情而不遺，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之塵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王導）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註】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疇）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註】曹嘉之晉紀曰：『劉王喬有重名，永嘉中為閩鼎所害。司徒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遂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王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註】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羣英紛紛，俊又交馳，述獨蔑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

謝公云：「朗是大才！」

【註】八王故事曰：「楊准有六子，曰喬，髦，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庚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亮）所謂「灼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註】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與，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亮）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史，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註】●徐江州本事曰：「徐甯字安期，東海鄆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與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僑鑿，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過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廡署，彝訪之云：「與縣廡也，令姓徐名甯。」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甯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甯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叙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註】晉陽秋曰：「袁簡穆有器識，故為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

【註】晉陽秋曰：「甯字建甯，長樂人，賈氏雙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潯蘇峻，峻甚懼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於石頭，是甯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註】晉陽秋曰：「杜又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又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卒。成帝納又女為后。」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禰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

【註】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註】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照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

【註】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度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少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

【註】●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審屏之高選。爲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樸）在撫軍（簡文）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

【註】●晉百官名曰：「蕭翰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翰有才學，善三體，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安）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覺臺，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註】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安）稱藍田，「掇皮皆真。」

【註】徐廣晉紀曰：「述真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

殷中軍（浩）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

【註】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註】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胡之）與殷中軍語，歎云：「己之府與，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

衆源，未可得測。」

【註】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

選？」王曰：「非爲簡選，眞致言處自寡耳。」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

【註】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彭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議

軍。」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儔。于時之桀，孫興公目之曰：「

沉爲孔家金，顛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

【註】

●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

●長琳，卽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註】

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註】

濼別傳曰：「濼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適上。」歎林公：「器朗神儻。」道祖士

少：「風領毛骨，恐及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決疎。」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

【註】

●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憚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康伯）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

許。

【註】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長史自

不欲苦物。」

【註】●苦，謂窮人以辭。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遵，成殊不易。」

【註】中興書曰：「萬才器儻秀，善自銜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註】●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彭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

聞。」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註】江左名士傳曰：「鯁通簡有識，不脩威儀，好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

此。

王長史歎林公，（支遁）「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註】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於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下江左興亡。

【註】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強西陲。帝日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註】●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註】●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

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

【註】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王目敬豫爲朗豫。

【註】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爲後進冠冕。』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到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註】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註】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

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註】●稽叔夜琴賦也。●劉惔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太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註】●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暹，黃門郎。」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註】●車頻奏書曰：「釋道安爲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坐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朗開達，孫綽爲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皎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註】孫綽為懷謙叙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註】●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賢故自有才情。」

【註】●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註】●「林」應為「臨」。王氏譜曰：「臨之子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笏。」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註】●王氏譜曰：「者之字脩載，琅邪人，荊州刺史廙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註】文字志曰：『脩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註】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

【註】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爲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

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

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註】彪及弟倬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註】●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釋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祖，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脩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期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困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

【註】宋明師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註】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安）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註】●脩齡，王胡之小字也。●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徹朗。』

【註】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言！』

【註】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註】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註】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氣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註】 ●阿興，王薏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註】 ●「柯」一作「打」，又作「行」。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

【註】 ●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為尚書書左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 ●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魏朝為治書御史。』 ●岳集曰：『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峨峨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註】 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

【註】 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註】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懷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註】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眞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鄰賞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鄒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註】●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尙使人不能已。」

【註】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使沐浴爲說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眞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尙重之，况眞長乎？」

謝領公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鄒容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不相

關正是使人不能已。

【註】●按王珣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註】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惜惜竟夕。』

范豫章（甯）謂王荊州（忱）：『卿風流儻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儻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註】●續晉陽秋曰：『琅風情秀發，才辭富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閒，遂致疑隙，然每至輿會，故有相思。

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註】●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宰相，所得，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驪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戮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虛非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問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掄悵，謂忱為搆己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

【註】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註】中興書曰：『恭雖才不足，而清辯過人。』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註】●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50
73/280

